

# 考古学视野下的 西域都护府今址研究

林梅村

**摘 要：**西域都护府城不在轮台县野云沟或策大雅，也不在车尔楚或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当在轮台县东南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该古城有两重城，中心区域为一圆城，此城当即汉代西域 36 国之乌垒国都城——乌垒城。乌垒国或许得名于圆城内的高台建筑。这座圆城之外是一座汉文化传入塔里木盆地后西域流行的方城。汉宣帝神爵二年郑吉在乌垒所立西域都护府就在此城。王莽托古改制，乌垒城更名为“埒娄城”。西域都护陈睦死于该城，亦称“陈睦故城”。北魏时乌垒城仍在使用，《北史·唐和传》称作“柳驴城”。其名来自王莽所易城名“埒娄城”。

**关键词：**乌垒国 西域都护府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新疆古称“西域”，塔里木河孕育了西域沙漠绿洲的古文明。这条中国最大的内陆河横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部，自身不产流，由喀什噶尔河（源于帕米尔高原）、叶尔羌河（源于喀喇昆仑山）、和田河、克里雅河、车尔臣河（皆源于昆仑山），以及阿克苏河、渭干河、迪那河、开都河等（皆源于天山）九大水系汇流而成，最后注入台特马湖。塔里木河全长 2179 公里，干流（阿克苏等三河汇流处至台特马湖）全长 1321 公里。

塔里木河九大水系均有水汇入干流。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车尔臣河、克里雅河、迪那河相继与塔里木河干流失去地表水联系，40 年代以后喀什噶尔河、开都河、渭干河也逐渐脱离干流。历史上，塔里木河南北摆动，河道迁徙无常；最后一次河水改道在 1921 年，干流向东流入孔雀河，最后注入罗布泊。1952 年在尉犁县附近筑坝，塔里木河与孔雀河再次分离，复经铁干里克故道流向台特马湖。<sup>①</sup> 于阗、扞弥、莎车、疏勒、姑墨、龟兹、乌垒、轮台、焉耆、姑师、楼兰等西域古文明皆发源于塔里木河九大水系，而汉代西域都护府治所则建于西域中心——迪那河下游乌垒城。

关于乌垒城的位置，学者多主张在轮台县策大雅或野云沟。如黄文弼认为在野云沟，<sup>②</sup> 瑞典

① 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年，第 5—10 页。

②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第 9 页。

考古学家贝格曼认为在车尔楚（今库尔楚，或称“依玛什”）。<sup>①</sup>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策大雅，<sup>②</sup>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则认为在野云沟协海尔科塔克。<sup>③</sup> 这些说法应本自晚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2《罗布淖尔所受水下》，其文曰：“河水又东二百里，迺策特尔（今策大雅）军台南。又东一百六十里，迺车尔楚（今库尔楚）军台南。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乌垒故地。汉于此置都护，以为西域之中。”<sup>④</sup> 这个解释相当随意，并无史实依据。其实，策大雅（Chadir）、库尔楚（Charchi）分别为汉代捷枝、尉犁（或“尉黎”）的现代译名。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垒在仑头西，而捷枝（今策大雅）在仑头东，那么，乌垒当在策大雅之西，不在策大雅或野云沟。2011年夏，我们到策大雅之西迪那河下游实地考察，确认西域都护府实际上在迪那河下游支流克孜尔河畔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黄文弼考古报告称作“柯尤克沁旧城”，可惜他误以为是仑头城。<sup>⑤</sup> 2011年7月10日，笔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举办的“昆仑讲坛”上首次提出，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当在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草拟此文，介绍这项研究成果。

## 一、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古城考古始末

塔里木盆地考古肇源于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的一系列考察活动。1900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新疆赴西藏考察途中，首次在孔雀河北岸发现汉代烽燧，从而揭开了塔里木盆地考古之序幕。随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队员伯格曼和中方队员黄文弼相继来此调查发掘。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四年（前101），“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谄，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人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今孔雀河），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sup>⑥</sup> 孔雀河北岸的汉代烽燧线，正是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后构筑的。<sup>⑦</sup> 这条烽燧线东起罗布泊北岸LJ烽燧、土垠遗址，西经营盘古城附近七座烽火台（斯坦因编号Y.I-VII，图1），北至黄文弼1957年考察的雅库伦烽燧。<sup>⑧</sup>

①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②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7—3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汉唐考古研究室：《新疆库尔勒至轮台间古代城址的遥感探查》，《考古》1997年第7期。

④ 徐松：《西域水道记（外二种）》，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页。

⑤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0页。

⑥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9页。

⑦ 关于孔雀河汉代烽燧线始建年代，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⑧ M.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p. 793-799;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1948年，第105—112页；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7—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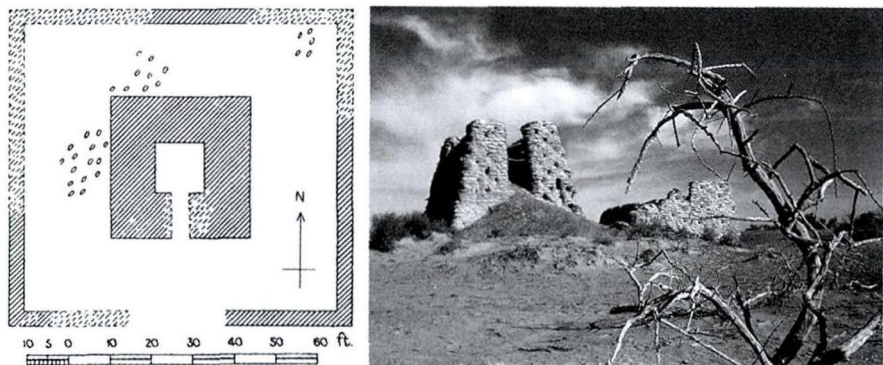


图1 孔雀河畔汉代烽燧及斯坦因测绘图(编号Y.I-VII烽燧)

1907年,斯坦因到库尔勒和轮台考察。据当地乡民介绍,库尔勒南部有三座古城,分别为玉孜干布拉克(Uzgen Bulak,今玉孜干古城)、羊塔克协海尔(Yantak Shahr,今托布力其古城)和夏哈勒墩(Shah Kalandar,亦称“夏渴兰旦”)古城。斯坦因在报告中介绍了三城形制和尺寸,但是对其性质一无所知。<sup>①</sup>从城制和出土文物看,前两城皆为唐代方城,后一城为汉代西域36国流行的圆城。<sup>②</sup>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有科学依据的。2007年,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相马秀广教授利用遥感卫星统计了内蒙古和新疆的上百座城。如汉居延都尉府、汉居延县城、绿城(青铜时代至元代城址)古城址。从中找出了规律:那些正南北方向的方城,往往为汉代古城。为了抵御西北风,魏晋西域古城方向改为呈45度角。<sup>③</sup>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戈考证,尉犁王治可能在库尔勒南约6公里的夏渴兰旦古城。<sup>④</sup>该古城西北40公里有个地方叫“库尔楚”。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认为,汉代乌垒城在车尔楚。<sup>⑤</sup>其说有误。正如新疆和田古称“于阗”(Khotan),库尔楚实乃汉代尉犁的现代译名,《新唐书·地理志》称作“于术”,那么,汉代尉犁国当在库尔勒市托布力其乡至库尔楚之间。

1913—1915年,斯坦因重访塔里木盆地,寻找《汉书·西域传》提到的乌垒和渠犂。他首先在轮台县东南拉帕尔村调查了阔纳协海尔古城(Kōna Shahri),该城有马面和瓮城,平面呈三角形;然后赴轮台城东南11英里迪那河下游考察奎玉克协海尔古城(Koyuk Shahri),该城址平面呈方形,占地面积约238×220(平方米),城内有高台建筑,斯坦因对这两座古城的性质一无所知。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考证,阔纳协海尔古城当为唐代龟兹国乌垒州城,<sup>⑥</sup>黄文弼则认为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是汉代仑头城。<sup>⑦</sup>其后,斯坦因在轮台西境拉依苏河畔发掘了一座汉代烽燧(图2),并测绘了平面图,认为这座烽火台与孔雀河畔汉代烽燧一脉相承。这是斯坦因轮台

① 奥雷尔·斯坦因:《穿越塔克拉玛干》,巫新华、新华、张良仁、赵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208页。

② 关于圆城为汉代西域36国古城之说,参见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25—130页;林梅村、李军:《乌禅幕东迁天山考——兼论公元前2—1世纪匈奴在西域的遗迹》,《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③ 相马秀广在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过这项研究成果,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魏坚教授告知,谨致谢忱。

④ 陈戈:《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⑤ 贝格曼:《新疆考古记》,第50页。

⑥ 张平:《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3—248页。

⑦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47—48页。

考古唯一一项实质性成果。<sup>①</sup> 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说明西汉年间中原建筑艺术业已传入西域中心地区,而西域都护府当在拉依苏汉代烽燧与孔雀河汉代烽燧线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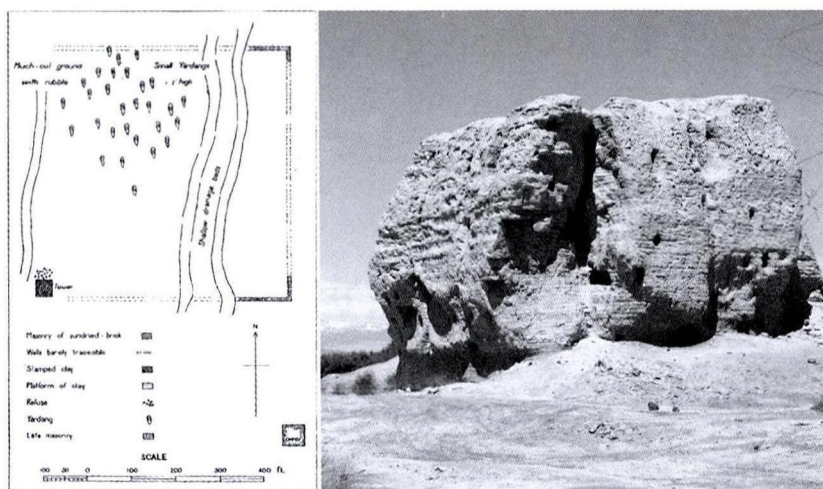


图2 轮台县拉依苏汉代烽燧及斯坦因测绘图

1928年夏,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赴塔里木盆地考察。在轮台县野云沟调查了两处古城遗址:一处是乡政府东约1公里小方城,城垣仅存1米,夯土构筑,建筑材料为黄夹胡杨树枝,每0.33米为一叠层,古城周长约百米,城内散布着青灰色陶片,有白色的刻画点云纹和水波纹,城东有一城楼,南有城门。另一处古城在乡政府东约10公里公路北侧,当地人称白土墩(或称“阿克墩”),估计是古烽燧遗址。黄文弼在两处遗址发现存贮粮食的陶罐残片,认为是西域都护府设立时期士卒屯守之物。据说轮台县东56公里野云沟南32公里处尚有一古城,城垣大部分掩埋在沙漠中,形制不明,《轮台县地名图志》称作“协海尔科塔克古城”。<sup>②</sup> 徐松《西域水道记》提出,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在轮台县野云沟和策大雅一带。黄文弼说“野云沟即古乌垒国地”显然受徐松影响,并无考古学证据。<sup>③</sup> 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调查,野云沟的阿克墩遗址实乃唐代榆林守捉城遗址。<sup>④</sup>

结束野云沟考察后,黄文弼赴轮台县东南迪那河下游喀拉塔勒河畔考察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并绘制了古城平面图。黄文弼在报告中称之为“柯尤克沁旧城”,维吾尔语意为“灰烬城”,他认为是李广利伐大宛途中焚毁的仑头城。随后,黄文弼又考察了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东约9公里克孜尔河畔卓尔库特古城,该城平面呈圆形,他在报告中称作“着果特沁旧城”,并测绘了古城平面图,以为是汉代屯田校尉城。<sup>⑤</sup>

其实,汉代仑头城就在此城,而非黄文弼所言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据轮台县文物普查报告,卓尔库特古城坐落在轮台县城东南约23.5公里的克孜尔河西岸草湖中。该城平面大致呈圆形,

① M.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pp. 793-799.

② 轮台县地名委员会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轮台县地名图志》(内部资料),1985年。

③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8—9页。

④ 张平:《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第244—245页。

⑤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0—11页。



墙垣夯筑，周长约 1250 米（直径约 398 米），土筑城垣东部存有向外凸出的高阜建筑，残高约 9 米。城东南角上有一处十余米高的高台建筑。由于地势低洼，盐碱化严重，汉代筑城时在城中间起土筑台，以便盖房驻兵。西南城垣的豁口为城门，宽约 10 米，其外 100 米处有墩台建筑基址，周长 40 米，残高 6 米；东北隅的城垣外 300 米处，亦有土台基址座，周长约 60 米，残高 4 米。城内建筑遗址上散布着大量的冶炼铜、铁遗物，手制夹砂红陶和灰陶器皿，其中三棱形铁镞、双系灰陶或者釜形器等均系汉代遗物。<sup>①</sup> 黄文弼将此城绘成圆角方城，而 20 世纪 80 年代轮台县文物普查实测图表明，该城实乃汉代西域 36 国流行的圆城（图 3），西汉屯田校尉在西域筑城一定采用中原建筑风格的方城，可见卓尔库特古城绝非汉代屯田校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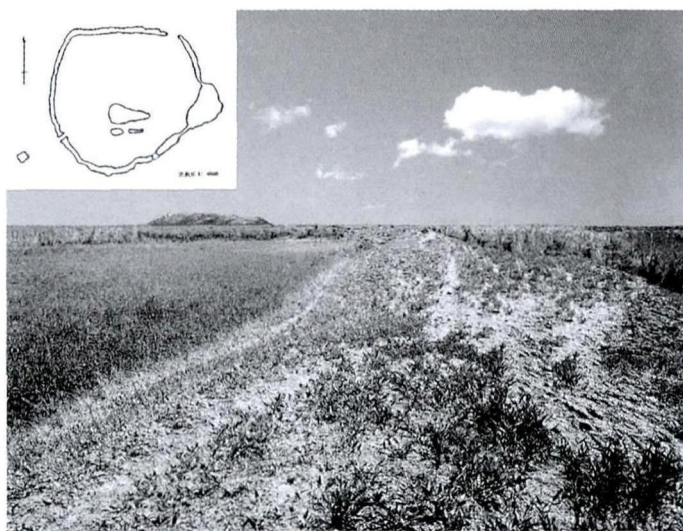


图 3 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及平面图

《汉书·西域传》引桑弘羊上书说：“故轮台东捷枝、渠犂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熟）。”<sup>②</sup> 据轮台县文物普查资料，汉代捷枝城在轮台县策大雅乡多斯买提村西南 16 公里的阿克热克戍堡，亦称“阿格拉格古城”（图 4）。该城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从围墙外地基计算，直径 178 米，墙宽 20 余米，高约 4 米。城内有一长方形高台，长约 102 米、宽约 55 米、高约 10 米，南墙有一豁口，宽约 17 米，或为城门所在。总面积 24872 平方米。城墙残损严重，城内外盐碱化遍布，土质松散，结构不清。城内长方形土台上，有两处人为挖出的大坑，坑壁可见文化层堆积。古城四周残存城墙遗迹。城内发现夹砂红陶片，个别为黑彩三角纹，共存遗物有石磨盘、石刀、石镰和石球等。<sup>③</sup> 新疆彩陶到汉武帝时仍流行，如交河故城一号台地西汉墓地 M16 号墓出土了两件彩陶，而同一墓地 M01 陪葬墓出土了汉武帝五铢，<sup>④</sup> 那么，阿克热克戍堡可能一直沿用至西汉。策大雅，徐松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轮台县文教局：《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 年第 2 期。

② 《汉书》卷 96 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912 页。

③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 年第 1 期。

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事业管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故城——1993、1994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8—67 页。

《西域水道记》称“策得尔”，斯坦因考古报告称作 Chadir。我们认为，其名即汉代捷枝的现代译名。从地理位置看，汉代捷枝城就在阿克热克戍堡，而汉代仑头城当在卓尔库特古城，并非黄文弼所言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据巴州文物普查报告，尉犁县西境喀尔曲尕乡还有一座圆形古城，位于琼买里村西北19公里乌如克阔坦牧业点北约1公里处，今称“克亚孜库勒古城”。调查者推测该城为汉代古城，可惜没有测图。从古城年代和地理位置看，该城似为汉代渠犁城。喀尔曲尕乡坐落在塔里木河畔原始胡杨林中，在尉犁县城西南80余公里，东距墩阔坦乡约50公里，当地居民主要为维吾尔人。所谓“喀尔曲尕”，维吾尔语意为“盛产雄鹰之地”。由于地处原始胡杨林腹地，当地居民很少走出胡杨林，外界也少知他们的生活，可谓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世外桃源”。



图4 轮台县策大雅乡阿克热克戍堡及平面图

殊不知，2000多年前克亚孜库勒古城曾经派使团出访长安，并且觐见过汉武帝。《汉书·武帝纪》记载：天汉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渠黎（犁）六国使使来献”。<sup>①</sup>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郑吉、司马熹曾经率1500名士卒在渠犁城附近屯田，史称“三校尉屯田”。<sup>②</sup>据巴州文物普查报告提供的经纬度，我们在谷歌地图上找到隐藏在胡杨林中的克亚孜库勒古城。该城在乌如克阔坦牧点东北约1公里塔里木河中游北岸胡杨林中。《汉书·西域传》记载：“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杆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sup>③</sup>

克亚孜库勒古城在仑头城（今卓尔库特古城）东南73公里，两城之间未见其他古城，那么，克亚孜库勒古城正是我们一直寻找的汉代渠犁城。该古城平面呈圆形，直径120余米。据当地乡民反映，这座古城原有土坯垒砌的城墙，城内外均有房屋废墟，城北郊有骆驼圈，南城墙中部有宽约4—5米的豁口，不知是否为城门。渠犁城墓地在古城东北2公里，喀尔曲尕乡穷

① 《汉书》卷6《武帝纪》，第203页。

②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3页。

③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6页。

买里村北 40 公里，今称“刻坦阔坦墓地”。该墓地分布木棺墓和土坯墓两种古墓，墓中出土汉代丝绸，墓地附近还有三处土坯房废墟。<sup>①</sup>

20 世纪 90 年代，新疆巴州文物普查资料披露了库尔勒西南夏哈勒墩古城的情况，该古城坐落在库尔勒市西南包头湖农场南 600 米农田中，亦称“夏渴兰旦古城”或“复合兰丹古城”。可惜调查者没有测图。我们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到这座古城，确认该城平面呈圆形，城内有高台建筑（图 5）。据巴州文物普查资料，该城淤积盐碱，有双重城墙，保存尚好。外城周长约 1 公里，城墙宽约 8 米，高约 2 米，内城周长 250 米，城墙宽 8 米，高 1 米，墙均为土筑，内城中央有直径 40 米的圆形高地，高 2 米，地表见红烧土、马牙、兽骨、陶片、石刀和铜器残件等。<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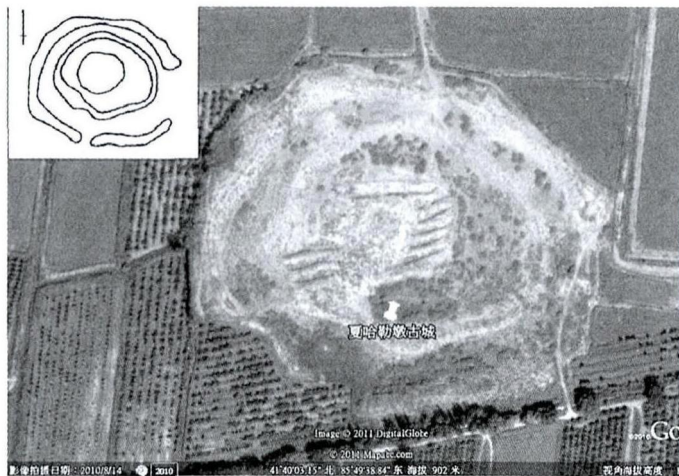


图 5 谷歌地图所见库尔勒市夏哈勒墩古城及平面图

关于塔里木盆地北道分布的唐代古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sup>③</sup> 所谓“于术”即汉代尉犁的唐代译名，不过，唐代于术守捉不在汉代尉犁城。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调查，唐代于术守捉城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玉孜干古城，<sup>④</sup> 附近有上恰其唐代烽火台。<sup>⑤</sup>

## 二、西域都护府的位置

如前所述，丝绸之路北道五城皆为汉代西域 36 国流行的圆城。由于地处孔雀河、策大雅

①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 年第 1 期。

②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 年第 1 期。

③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151 页。

④ 张平：《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第 243—244 页。

⑤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 年第 1 期。



河、迪那河或塔里木河的河网地带，这些古城大都在城内构筑高台。既然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国都乌垒城，那么，该古城想必采用西域圆城与中原汉式方城相结合的建筑形式。我们认为，此城当即轮台县东南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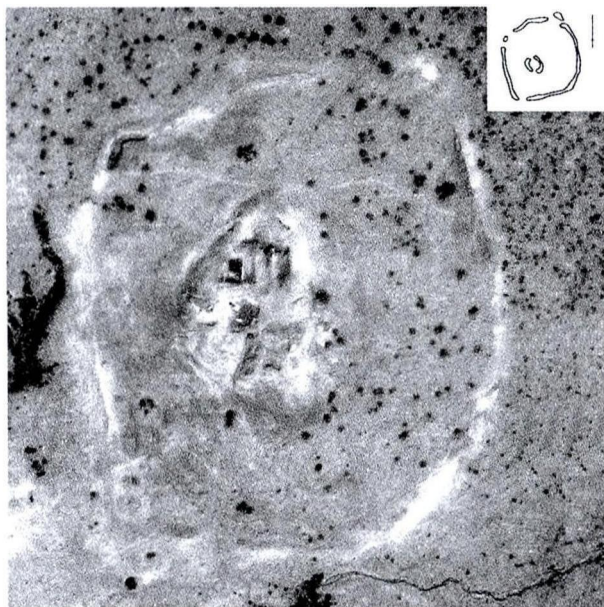


图6 谷歌地图所见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及平面图

据巴州文物普查资料，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位于轮台县东南约20公里喀拉塔勒河下游红柳丛中。该古城有两重城，外城平面呈方形，步测周长920米（黄文弼测量周长932米），<sup>①</sup>边长约230米（图6）。城墙已坍塌，残高4—5米，城基厚约5米，西南墙存有豁口，似为城门，宽约6米。内城呈圆形，城内筑有高达6米的高台建筑。高台上废墟有土坯建筑，尚可分清正厅与厢房的位置。城内遗物丰富，主要有磨制石镰、石磨、石锄、手制夹砂红陶和灰陶质单耳罐、灰陶带流罐、双耳陶罐等陶器，以及铁器残块、骨器、铜器等残件。值得注意的是，黄文弼以及后来调查者均在该城内发现了彩陶片，其中一片彩陶为红彩，口沿内绘宽带纹，口沿外绘斜线交叉纹。器型有罐、釜、带流器等。<sup>②</sup>如前所述，新疆彩陶一直沿用至汉武帝时期，那么，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内城出土彩陶或为西汉乌垒国遗物，而乌垒国或许得名于内城中高台建筑。汉代度量衡1丈约合2.31米，<sup>③</sup>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外城实乃边长百丈的汉代古城，那么，汉代西域都护府当即这座方形古城。

黄文弼、新疆文物普查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先后勘测过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平面图，只有刘建国的遥感测绘图与谷歌地图所见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接近（图6）。<sup>④</sup>2011年

①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0页和附图陆2（柯尤克沁旧城）。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轮台县文教局：《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③ 关于汉代度量衡，参见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陈高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汉唐考古研究室：《新疆库尔勒至轮台间古代城址的遥感探查》，《考古》1997年第7期，第72—73页及图四—7（第19号城）。



7月，我们前往和田考察途中经过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如今该古城内外遍布1—2人高的红柳丛。由于当地水利部门在古城墙外挖了一条水渠，无法进入古城，我们只得在北墙外拍了几张照片（图7）。



图7 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无独有偶，近年在罗布泊地区亦发现一座边长百丈的汉代古城。2008年11月，中国科学院考察队在孔雀河支流小河墓地西北5—6公里处发现一座古城，在北边东西向墙体上，考察队测得墙体顶部宽6米。在西边分布着许多沙丘，未见西边墙体，那么该遗址是由三个边长220多米墙体组成的古城，调查者在地表采集了陶纺轮、陶片、石磨盘、陶制埴圜、铜门扣、铜锁、嵌宝石铜带扣、纺锤、玻璃器、货泉、五铢钱等遗物，命名为“汉晋四号遗址”。后来对古城墙体中采集的红柳枝和木炭样本作了碳14测年，测定年代为437—501年，故考察者以为该古城即《水经注》提到的“注宾城”。<sup>①</sup>其实，这个年代只能说明此城沿用到北魏，不能证明其始建年代。贝格曼在小河古城附近发现过汉代烽火台，而小河古城采用中原建筑风格的方城，并以建汉长城烽燧方法构筑，皆表明该城始建于汉代。居延汉简记载：“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宣建、都[尉]超（或释‘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收。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千（或释‘十’）人，送至将军（或释‘车’）□发……”<sup>②</sup>鄯善以西数国，指塔里木盆地南缘鄯善、且末、精绝、扞弥、于阗、皮山、莎车凡七国。另外，散处昆仑山谷者尚有婼羌、小宛、戎卢、渠勒、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乌秣、难兜凡十一国。<sup>③</sup>精绝东境安迪尔河畔的廷姆古城、于阗牛角山巅汉代库克玛日木方城，皆为中原建筑风格的汉代方城，采用正南北方向。<sup>④</sup>其中，廷姆古城110米见方，小于居延都尉府（140米见方），可能是侯官级别的治所。

① 吕厚远、夏训诚等：《罗布泊新发现古城与5个考古遗址的年代学初步研究》，《科学通报》2010年第3期。

② 金少英：《西域都护》，《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谢桂华、李均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③ 余太山：《西汉与西域关系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④ 梁涛、再帕尔·阿不都瓦依提等：《新疆安迪尔古城遗址现状调查及保护思路》，《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图8 西汉河曲城（今小河古城）位置

《汉书·郑吉传》称小河古城为“河曲城”(图8)。<sup>①</sup>文中说:“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sup>②</sup>显然,只有匈奴日逐王及其小王到京师受降,其部下一万二千人则就地安置。《汉书·西域传序》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sup>③</sup>那么,匈奴日逐王是从尉犁附近僮仆都尉城到郑吉治所“河曲城”受降的。河曲城(今小河古城)周长880米(边长约220米),乌垒城(今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周长930米(边长约230米)。<sup>④</sup>河曲城即郑吉任屯田校尉或卫司马(秩比二千石)时的治所,规模比郑吉迁西域都护(秩二千石)后的治所乌垒城略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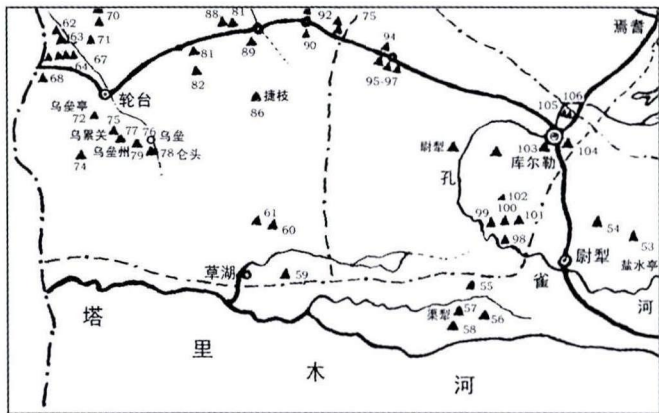


图9 乌垒城与周边西域古城相对位置(据1991年巴州文物普查图改绘)

① 此图据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绘罗布泊地区遗迹分布图改绘（原图参见贝格曼《新疆考古记》）。

② 《汉书》卷70《郑吉传》，第3005页。

③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2页。

④ 2011年7月巴州文物局提供给我们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文物普查资料称：“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周长940米，直径约230米。”

乌垒城的发现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因为《汉书·西域传》是以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为中心计算西域诸国相对位置(图9)。<sup>①</sup>兹结合考古资料,讨论于下。

第一,乌垒城。《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与都护同治。其南三(二)百三十里至渠犂。”同传“龟兹”条说“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而同传渠犂条说“至龟兹五百八十里”。<sup>②</sup>从渠犂到龟兹须经乌垒城,那么,渠犂与乌垒之间的距离实乃二百三十里,而非《汉书·西域传》“乌垒”条所言“三百三十里”。元康年间(前65—前61年),汉宣帝派郑吉都护鄯善以西数国。这时,西汉王朝只能监护丝绸之路南道,而北道仍在匈奴统辖之下。《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至宣帝时……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犂(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sup>③</sup>由此可知,西域并入汉帝国版图在公元前60年,而郑吉在乌垒城立幕府施政在公元前59年,那么,奎玉克协海尔方形古城应落成于神爵三年(前59年)。

第二,仑头城。太初二年(前102),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至轮台国都仑头。《史记·大宛列传》曰:“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sup>④</sup>轮台由此灭国,因此《汉书·西域传》无轮台国传,此后轮台仅以地名频繁出现。《汉书·西域传》记载:“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杆(扞)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犂地皆相连也。”<sup>⑤</sup>既然“轮台与渠犂地皆相连”,那么仑头城想必在乌垒与渠犂城之间,与我们推论乌垒城在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仑头城在卓尔库特古城,渠犂城在克亚孜库勒古城完全相符。

第三,捷枝城。《汉书·西域传》引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犂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熟),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繒,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各使以时益种五谷。……徙者诣田所,就畜(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sup>⑥</sup>据此,捷枝、渠犂两城皆位于仑头城以东地区。如前所述,捷枝当在轮台县策大雅的阿克热克城堡,与史书记载完全相符。

第四,渠犂城。《汉书·西域传》记载:“渠犂,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胜兵百五十人。东北与尉犂、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sup>⑦</sup>既然“渠犂……东北与尉犂……接”,而《汉书·西域传》“尉犂”条又说“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sup>⑧</sup>

① 原图参见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

②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1页。

③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3—3874页。

④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6—3177页。

⑤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6页。

⑥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2页。

⑦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1页。

⑧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7页。

那么,乌垒城至渠犁的距离也就二百余里,并非《汉书·西域传》所言“三百三十里”。

第五,尉犁城。《汉书·西域传》记载:“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胜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末接。”<sup>①</sup>正如陈戈指出的,库尔勒市西南夏哈勒墩古城即汉代尉犁城。<sup>②</sup>这座古城的方位,与《汉书·西域传》“尉犁”条所说“南与鄯善(今若羌县且尔乞都克古城)、且末(今且末县来利勒克遗址)接”完全相符。<sup>③</sup>

第六,延城。《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杆(扞)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sup>④</sup>从乌垒城到延城有南北两道,北道为捷径,沿天山南麓,但是途中乏水草,皆戈壁荒漠。延城“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当指南道,从乌垒城南下塔里木河,然后溯渭干河北上延城(今库车县皮朗古城)。<sup>⑤</sup>

第七,乌累关。其名见于东汉桓帝永寿年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亭颂》。清光绪五年(1879),左宗棠幕僚施补华客居新疆阿克苏时发现摩崖石刻,派人捶拓,并将拓片分赠金石学家王懿荣、盛昱等人,始为学界所知。发现地点在今拜城县东北约150公里却勒塔格山博扎克拉沟口岩壁上。刻石距地面尺许,凡9行,隶书阴刻。全文分两段,由北向南,北段是作者题名,凡3行,共11字;南段是正文,凡9行,可辨者百余字。刻石纵43厘米,横34厘米。碑拓以北京图书馆藏锡本最清晰。<sup>⑥</sup>北京保利2010年6月2日拍卖会亦见清拓本,横120厘米,纵52.5厘米。上钐德宁柯氏收藏经籍金石书画之印、姑墨印章、金石长年、幼如经眼等数印,并有沈兆坤、许以栗、毛昌杰等人题跋。

据考古调查,博扎克拉沟外平川上尚有古城遗址,汉唐古迹沿却勒塔格山间河谷分布,当年这里是从龟兹到伊犁河流域的交通孔道。《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亭颂》读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姜、石当卑、程阿姜等六人,共来作列亭。从[盐]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十日止。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披……”作者题名拓本读作:“……淳于伯隗作此诵。”永寿,是东汉桓帝年号,四年六月改元延熹元年(158)。西域辽远,中原政令不能及时传达,故此碑是年八月仍称“永寿”。

从龟兹都延城到拜城刘平国作亭颂立碑处要经过盐水沟。1907年,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在

①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7页。

② 陈戈:《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③ 关于且尔乞都克古城,参见林梅村:《寻找楼兰王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73页;关于来利勒克古城,参见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

④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1页。

⑤ 关于皮朗古城的考古调查,参见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30—31页;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

⑥ 锡本黑白照片,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25页,图版41;此碑释文主要根据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颂〉集释考订》,《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盐水沟唐代烽火台发现许多吐火罗语木简，经法国梵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释读，有些木简书有“盐关”，如其中一木简读作：“Gwarttas 书于……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现自……来，偕行者共十人，马共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m 二十年七月十四日，Yo（署名）。 ”<sup>①</sup> 据此，刘平国在龟兹国西境构筑的“□谷关”或为“盐谷关”。<sup>②</sup> 刘平国在龟兹国东境构筑的“乌累关”显然得名于乌垒城之“乌垒”，那么，这座东汉关城当在汉代乌垒城（今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附近。斯坦因在轮台西境拉依苏河畔发掘的汉代烽燧或为乌累关下属烽燧，可称“乌垒亭”。



图 10 谷歌地图所见喀拉墩古城及黄文弼测图

据黄文弼调查，奎玉克协海尔附近还有一座方形古城，当地人称作“黑太沁”（汉人城）。古城边长 200 多米，用土坯垒砌，附近有古渠道。城内文化层厚达 3 米，但是黄先生认为是唐代遗址（图 10）。<sup>③</sup> 据轮台文物普查资料，该古城在轮台城西南约 11 公里处，位于哈尔巴克乡西南约 5.5 公里吾夏克铁热克村喀拉塔勒河东岸耕地中，古城内残存长约 20 米，宽约 15 米，高达 6 米的土筑高台。在东西长 100 米，南北宽约 50 米的遗址范围内，分布有房屋和冶炼遗址，遍布大量陶器残片、铁器残件、熔炼的铁块铁渣等，陶器残片主要为夹砂桔黄色或褐红色陶，调查者亦认为是唐代遗存。<sup>④</sup> 不过，据巴州文物普查资料，该古城平面呈长环形，周（边）长 200 米。城内土墩已遭到破坏，底径 30 米，残高 4.5 米，出土有马鞍形石磨盘等文物。调查者认为，其年代与阿克热克城堡和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相同，当系汉代古城。<sup>⑤</sup> 从谷歌地图看，奎玉克协海尔与喀拉墩直线距离 31 华里，与居延汉简所言“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的汉代烽燧制度完全相符，<sup>⑥</sup> 那么喀拉墩古城当即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构筑的乌累关城。

① 伯希和、列维：《吐火罗语考》，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12 页。

② 关于盐水关的最新考古调查，参见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 年第 4 期。

③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 11—12 页和附图陆一 1。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轮台县文教局：《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 年第 2 期。

⑤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 年第 1 期。

⑥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 4 卷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 章，第 587 页。

### 三、埒婁城之谜

关于西域都护府最后的治所,2005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卫疆、仲高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在合撰论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国内外考古学界迄无定论的西汉后期都护府的府治,就是现存的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其主要根据是该古城发现了李崇之印信、汉归义羌长印等西汉官私铜印,说明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死在玉奇喀特古城。<sup>①</sup>殊不知,黄文弼实际上在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西南,沙雅县西北伯勒克斯村附近古遗址采集到这枚李崇私印。

黄文弼随中瑞西北考察团到塔里木盆地考察时,“抵伯勒克斯(今沙雅县西北),住一庄户家。又本地农民送来铜花押之类,据说出于克子尔旧城。始在伯克里克时,一购到铜章数件,知此一带古址必多……惟靠近伯勒克斯村边一古址,区域颇大,纵横六、七里。余等在此拾小铜钱、印章、戒指等等,并有人骨露出,或部分为古坟地也。时已近黄昏,乃返行,抵伯勒克斯原驻地”。<sup>②</sup>黄先生在伯勒克斯收集的铜印章中有两枚西汉铜印。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里写道:“汉铜印,出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图3(指李崇私印黑白照片)出土地点同上,约1.3厘米见方,厚7毫米,纽作半圆形,孔径6毫米。底篆书阴文共六字,可识者‘李崇之印’四字,余二字不明。李崇不知是否即王莽时西域都护李崇?《汉书·西域传》称:‘王莽天凤三年李崇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则李崇在当时是以龟兹为根据地,故此印或为李崇退保龟兹时所遗留亦可能也。”<sup>③</sup>据此,李崇私印实际上在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黄文弼称“三道城”)东南沙雅县伯勒克斯村附近裕勒都司巴克遗址发现。

这枚汉印全文读作“李崇之印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sup>④</sup>2012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汉代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朱玉麒博士提出“李崇之印信”中“崇”字是误读,认为这枚汉印属于王莽时期,与西域都护李崇无关。1953年,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还出土了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sup>⑤</sup>有研究者认为,该城当即班超所建东汉西域都护治所——它乾城。然而,王莽时期西域都护府是否迁往此城,目前尚无充分证据。《汉书·西域传》记载:

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鞬、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芻,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匈奴。戊辰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婁城。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sup>⑥</sup>

研究者一直不明西域都护但钦所居“埒婁城”在何地,我们认为,该城实际上是王莽给乌垒城改换的新名。王莽托古改制,全国各地、西北少数民族,乃至边郡都尉和别号都尉皆易

① 参见张立学、刘新贤:《新疆两专家认为西域都护府治西汉后期在新和》,《新疆日报》2005年7月1日,第10版。

②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20页。

③ 关于这两枚西汉铜印的黑白照片,参见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图版109:1—3。

④ 关于李崇私印释文,参见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2页;《新出历代玺印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编号218。

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历史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21页。

⑥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5—3926页。

新名。如西域王莽简将匈奴改称“共奴”或“恭奴”。居延王莽简将甲渠侯官改称“甲沟侯官”。<sup>①</sup>王莽对西域地名的改动，更是不胜枚举。《汉书·地理志》记载：

武威郡休屠县本注曰：“莽曰晏然，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

张掖郡日勒县本注曰：“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

居延县本注曰：“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

酒泉郡会水县本注曰：“北部都尉治偃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莽曰萧武。”

乾齐县本注曰：“西部都尉治西部障，莽曰测虏。”

敦煌郡敦煌县本注曰：“中部都尉治步广侯官。……莽曰敦德。”

广至县本注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

北地郡富平县本注曰：“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莽曰特武。”

北地郡本注曰：“义渠道，莽曰义沟。”

西河郡本注曰：“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莽曰归新。”<sup>②</sup>

朔方郡本注曰：“西部都尉治窳浑，莽曰沟搜，属并州。”

渠搜县本注曰：“中部都尉治，莽曰沟搜。”

广牧县本注曰：“东部都尉治，莽曰盐官。”

我们认为，西域都护但钦所居“埤婁城”即王莽对乌垒城的称谓，那么，新莽时西域都护府仍在乌垒城。

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汉明帝派大将陈睦为首任西域都护。《后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sup>③</sup>据此，东汉明帝年间西域都护府仍在龟兹、焉耆之间的乌垒城。《后汉书·班梁列传》记载：

（永元）六年秋，（班）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于是赐而遣之。（焉耆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珍物。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历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单于等三十人相率诣超。……遂叱吏士收广、泛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抄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尉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sup>④</sup>

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班超将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往它乾城。此后，东汉西域都护府最初治所乌垒城在史书中改称“陈睦故城”。

西域都护府西迁它乾城后，乌垒城仍在继续使用。例如，《魏书·唐和传》记载：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二月，“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唐）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和奉诏。会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后同征龟兹，度归令和镇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率诸胡将据城而叛，和领轻骑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斩之。由是诸胡款附。西域

① 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00—101页。

②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2—1619页。

③ 《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9页。

④ 《后汉书》卷47《班梁列传》，第1581—1582页。

克平，和有力也。”<sup>①</sup>又如《北史·唐和传》记载：“唐和字幼起，晋昌冥安人也。……太武使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后同征龟兹，度归令和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将叛，和径入其城，禽斩乙真伽。由是西域剋平，和有力焉。”<sup>②</sup>显然，《魏书》和《北史》所谓“柳驴城”源于王莽对乌垒城的称谓“埒娄城”，那么，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一直沿用至北魏太平真君六年。

综合全文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西域都护府城不在晚清徐松认为的轮台县野云沟或策大雅，也不在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认为的车尔楚或黄文弼建议的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前三地根本没有汉代古城遗迹，后一城为汉文化传入前西域流行的圆形古城。第二，汉代西域都护府当在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此城有两重城，中心区域为一圆形古城，有高台建筑，黄文弼和后来考察者均在城内采集到彩陶片。我们认为，这座圆城正是西域36国之一乌垒城。这座圆城之外城为汉文化传入后西域流行的方形古城，边长230米左右。汉代度量衡1丈约合2.31米，可知这是一座边长百丈（231米）的汉代古城。汉宣帝神爵二年郑吉所立西域都护府当在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而近年发现的小河古城亦为边长百丈的西汉古城。第三，王莽托古改制，乌垒城易名“埒娄城”。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此后，乌垒城亦称“陈睦故城”。东汉和帝永元三年，班超为西域都护，将都护治所西迁它乾城。北魏时乌垒城仍在使用，《北史·唐和传》称作“柳驴城”，其名来自王莽更改的城名“埒娄城”。

附识：承蒙两位匿名评审人提出建设性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魏书》卷43《唐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62—963页。

② 《北史》卷27《唐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89页。



The other chapters in the *Xunzi* either say nothing about human nature being evil or take a positive attitude to emotions and desires. They may have expressions that veer towards suggesting human nature is evil, but these a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Xun Zi's view of human nature. The basis of Xun Zi's political thought is not the theory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bu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onsciousness that human nature is originally good plus his own distinctively positive attitude to emotions and desires. The chapter "Man's Nature is Evil" in the *Xunzi* is free-floating; i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culmination of Xun Zi's view of human nature, but rather is an attempt to set up a heterodoxy contrasting with the idea that "human nature is good". The author of "Man's Nature is Evil" may have been a later scholar; it cannot represent Xun Zi's view of human nature.

### **A Study of the Sit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eology**

Lin Meicun(43)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is located not in Yeyungou, Chadir, or the ancient city of Zhuoerkute (卓尔库特), Luntai County, but in Koyuk Shahri, in the southeast of Luntai County. This ancient city was encircled by two walls around the circular urban center of Wulei [lei 垒 fortress]. Wulei City, the capital of Wulei State, was one of the 36 stat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state may have been named after the elevated platform in the round city. Outside the circular city was a square city of a kind comm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fter Han cultur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Tarim Basin.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Shenjue reign period of Emperor Xuan in the Han dynasty, Zheng Ji set up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in this city. After Wang Mang's reforms, the name Wulei City was changed to "Lielou City". As Protector-General Chen Mu died in this city, it was also called "City of Chen Mu".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ulei City was still in use. In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Biography of Tang He*, it was called "Liulü City", from Wang Mang's renamed Lielou City.

### **The Change in the Thousand Immortals Cav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Traces of the Quanzhen School's Conversion of Buddhas in Mount Cha**

Jiang Sheng(59)

The Thousand Immortals Cave in Mount Cha, Rongcheng, Shandong, got its name because it was re-cut on the basi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ave, a Buddhist temple. The cross-valid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and fieldwork material has helped clear up the untrue story that the Thousand Immortals Cave was originally dug by a Quanzhen Taoist, Wang Yuyang,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truth: the Thousand Buddhas Cave was taken over and made into the Thousand Immortals Cave by the Quanzhen school of Taoism in the 7th year of the Tianqi reign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Buddha-converting Cave discovered near the Thousand Immortals Cave offers valuable evidence for the ceremonial process which turned the Thousand Buddhas Cave into the Thousand Immortals Cave.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faiths have gone on for generations, but what happened in Mount Cha was unique: using a ceremonial process to seize the temple property of another religion and moreover preserving those ceremonial elements for centuries.